文化 热点

葛庆亚的《陈风图》

董雪丹

你没看错，我也没有写错，确实是“葛庆亚”的《陈风图》。

《陈风》是《诗经》里先秦时期陈国的歌谣。800多年前的古本《陈风图》，是南宋画家马和之绘制、宋高宗赵构书写《诗经·陈风》每个章节的文字，后来几经辗转，流佚英国。这也恰恰是葛庆亚老先生起心动念创作自己的《陈风图》的缘起。他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《陈风》的根在淮阳、在周口，周口应该有自己的《陈风图》，应该由生长在陈地故土的人来描摹。

那是2025年4月，葛庆亚先生历时五年创作的《沙颍百里图卷》刚刚封笔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么快又有了新的构想，在快90岁的时候，还有这么强烈的画的愿望。

这位1937年出生的老先生，从西安美专版画系毕业后，一生与美术、摄影、电视为伴，描画周口，拍摄周口。他在周口生活了70多年，对周口、对淮阳太熟悉了，而陈国故地就在今周口淮阳一带。老先生通过不断阅读，考据春秋时代的服饰、器物、植物，收集与此相关的各种资料，《陈风》里的风物、人物、场景，在他脑海里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只是，2026年初，因感冒转成肺炎，他两次住院，左手臂又意外受伤，他的想法只能暂时搁置下来。直到4月中旬出院，从5月开始，他用发抖的右手重新拿起画笔，开启这场与《陈风》的隔空对话。

也许是反复想得太多了、太久了，葛庆亚版的《陈风图》早已在他脑海中定格，只用了三个多月，这组图就在他颤抖的手中完成了。《陈风》里的诗句，化成了具有独立场景的十幅图画：《宛丘》《东门之枌》《衡门》《东门之池》《东门之杨》《墓门》《防有鹊巢》《月出》《株林》《泽陂》，一幅图对应一首诗。

《宛丘》是热闹的开篇。画面之上，人群围坐，红衣舞女翩翩起舞。那么多人，姿态神情却各不相同。人物衣饰、坐姿、器物陈设，也处处经得起细品。老先生说：“画中的水果，我本来想画西瓜，又一想，那会儿还没有西瓜呢，就改成了桃子。”听他讲着，我脑子里立刻跳出“桃之夭夭”，这应该也是他心里诗意的考据吧。



宛丘

子之汤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有情兮，而无望兮。
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。
坎其击缶，宛丘之道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翿。

打开《东门之枌》这幅画，老先生热心地讲解着诗句里的植物：枌是白榆，栩是柞树，枋是锦葵……他通晓草木，却并不拘泥于实物，而是用一种意象，画出两种树不同风韵的美，美得很诗意。一对有情人的身后有盛开的花朵，可以想象，那就是“视尔如荍”的“荍”。画面紧扣原诗，将文字转化为可视的画面。



东门之枌

东门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
穀旦于差，南方之原。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。
穀旦于逝，越以鬷迈。视尔如荍，贻我握椒。



衡门

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
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鲂？岂其取妻，必齐之姜？
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鲤？岂其取妻，必宋之子？

《陈风》里的诗中有不少树，老先生画树，最见巧思。《东门之杨》画面中有星光在闪烁，却不停留在暗夜，白杨树的树干明亮得像发着光，明明没有月，却因为会发光的树而感觉月光洒满画面，把诗中的约会地定格得如此美好、如此浪漫。《防有鹊巢》图的两边各有两棵树，并立或纠缠，树的姿态很疏简，却很有想象的空间。画中一人在树间抬头仰望，藏着诗里的忐忑忧思。

（下转6版）



东门之杨

东门之杨，其叶牂牂。昏以为期，明星煌煌。
东门之杨，其叶肺肺。昏以为期，明星晢晢。



防有鹊巢

防有鹊巢，邛有旨苕。谁侜予美，心焉忉忉。
中唐有甓，邛有旨鬻。谁侜予美，心焉惕惕。